

「一二三木頭人！」小時候最愛玩這遊戲。

當樹下那個蒙著眼的鬼唸唸有詞完畢，猛一轉身，大家都屏住呼吸，像雕像般靜止不動，否則便出局，我能夠以一招「金雞獨立」架式維持二、三十秒之久，其他小朋友早就支撐不住，紛紛笑場投降，鬼老是抓不到我，我擁有此項驚人定力，在玩伴中足以自豪，而今卻被一個名為罕見疾病的鬼，以十萬分之一的機率活逮正著，成為名副其實的木頭人，這算不算是陰溝裡翻船？

我菸酒不沾，作息正常，酷愛運動，年年體檢均交出傲人成績單，健保卡很少拋頭露面，但在五十六歲那年，左手突然肌肉無力，生平第一次住院即悲涼的躺平，莫名其妙被宣判死刑，醫師說我患的是肌肉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，也就是俗稱漸凍人，無藥可醫。

漸凍人？我腦門一陣轟頂，手心汨汨冒汗。想到這個病症的代表人物英國人霍金，這個舉世聞名、聰明絕頂的物理學家，可以一手掌握宇宙起源之奧秘，卻不能阻止生命的力量一點一滴從自身軀體慢慢流失。漸凍患者的大腦、腦幹和脊髓中，運動神經細胞都受到嚴重侵襲，因此肌肉會萎縮、無力，到最後完全喪失行動能力，致使全身癱瘓，身體如同被凍住一樣，而這一切都在他們神志清醒、思維清晰的情況下發生，也就是眼睜睜逼視著自己逐漸走向死亡的全過程。

那不就像一動也不動的木頭人？我童年最擅長玩的遊戲，只是這回可不止二、三十秒鐘靜止不動，那會是多久呢？二年？三年？或者二、三十年？能不玩嗎？我承認輸了，可不可以臨陣脫逃？

或許七年前還有反轉餘地。如果我不貪生怕死，趕緊服用可減緩病情惡化的藥物；如果我不這麼眷戀這世間美好的一切，而選擇放棄治療；如果我夠勇敢，在檢測出呼吸只剩百分之三十時，拒絕配戴呼吸器而慷慨就義的話；那麼，今天的痛苦全不存在。

想起剛確診那段日子，我極度焦躁不安，每天度日如年。

電視遙控器在手，從第一台轉到九十九，沒一個節目感興趣，氣得把遙控器甩在地上；攤開報紙，新聞時事影劇八卦，沒一則報導能讓我定下心來閱讀；蝸居斗室來回走不停，活像滾輪中的老鼠；出了門，三步併兩步，一馬當先，把妻兒遠遠拋在腦後；與人交談，滔滔不絕，連換氣都不必。因為好害怕哪天雙腳突然癱軟，嘴巴再也吐不出話來。這是運動神經元病變漸進式的惡化過程，可以預見的未來，只是不知那一天何時會到來。

我常在睡夢中驚醒，以為全身已動彈不得，忍不住就抱頭痛哭；以為喉嚨再

發不出聲來，兩隻手在黑暗中胡亂揮舞一通。我壓根沒想到，當夜半時分好夢方酣之際，受此干擾，誰還能平靜以對？睡在我身旁的老妻每每被我突如其來的焦躁不安所驚醒，讓她憂慮的心緒更層層加重。

我常常沒來由的怒火中燒，怪她沒有同理心。「妳不是我，不知我有多痛苦。」我對她大吼，彷彿全世界都對不起我，我無法與全世界為敵，只能把怨氣發洩在她身上：「妳以為我愛無緣無故亂發脾氣嗎？」

「我當然不是你，怎知你有多痛苦？」老妻哭喪著臉，「但是亂發脾氣根本無補於事。」

我們經常怒目相向，隨時展開莊子與惠施觀魚時的激辯。

一人生病，全家遭殃，妻子老是淚眼汪汪反問我：「你每天吵鬧不休，難道非得把身邊一千人都逼得跳海才甘心？」她說好幾次周三傍晚，提著垃圾袋站在巷口傻傻等待那熟悉的樂音響起，呆了好半晌，直到周遭空無一人，才想起當天不收垃圾；在市場買菜，付了錢卻忘記將菜取走，讓菜販在後頭大聲吆喝。我飽受肉體折磨，她看在眼裡也不好受，她的憂慮其實不亞於我。想到不久將來，我會癱瘓臥床，吃喝拉撒睡全仰賴她一介弱女子，她怎麼承擔得起？她心情沉重，我內心更是充滿不安的恐懼。

想起多年前在中醫診所，碰到坐輪椅的病友阿姨，她劈頭就泣訴：「手廢了，連最渺小的蚊子都來欺負我。」我們在病友會曾見過一次面，見她淡掃蛾眉，脂粉略施，相當注重門面，以為她雙手尚可活動自如，豈知全是仰仗外籍看護代勞，她說蚊子在耳畔嗡嗡作響，肆無忌憚從眼前飛來飛去，她的手無法抬高驅趕，十分無奈。我聽著聽著，不禁悲從中來，與她同聲一哭。

不到兩年光景，我的手也和病友阿姨一樣，連最渺小的蚊子在面前耀武揚威，我都無力反擊，只有任牠予取予求。

從晨起梳洗、如廁、穿戴整齊、刮鬍子、掏耳朵、清鼻屎、讀報、倒水、餵食三餐外加點心、吃藥、抓癢、取物、沐浴更衣……，我全都無法自己動手作主，老妻的手就是我的手。都說雙手萬能，卻從沒細數過，在一天之中，一雙手究竟可以做多少瑣碎事？經年累月，那個代勞者會不會煩不勝煩？

有時她在陽台晾衣到一半，我突然口渴難當；而當她在浴室弄得滿頭肥皂泡沫，我的耳朵偏偏在這時發癢；或者她在書房振筆疾書的當下，我竟然內急憋不住，不是故意作對，但凡事就這麼湊巧，一根髮絲無意掉落頸間，豈能置之不理？那種搔癢如坐針氈，足以逼死一條英雄好漢。雖說都是舉手之勞，可也是需要專

人二十四小時隨侍在側待命。

我每天下了不只一百二十道金牌，而且都是十萬火急，一刻不容延緩，我並且專橫的要求老妻非但要和顏悅色相待，還得表現出心甘情願的樣子，萬萬不可顯露出一絲不耐，否則我會怒氣沖沖，屆時又是一番劍拔弩張場面，我總自私認為我的生命有限，她應該放下手邊一切，義無反顧先來照料我才是，我忽略了她也是有情緒，她常身陷在痛苦情緒中難以自拔。

「妳不是我，不知我有多痛苦。」那天老妻說她再三咀嚼我這話語，試著把自己雙手盤放在後，體驗我手不能動作的感受，須臾間，她就感到大不便。口渴了，只得眼巴巴望水興歎；天熱了，無法自行脫衣，任憑滿頭大汗；即使一時背癢，也只能倚靠在牆窮磨蹭，但終究是搔不著癢處。爾後她抱住我，對我哭訴她的於心不忍：「我現在終於能體會你的苦。你好辛苦，謝謝你那麼辛苦，還努力陪伴在我身邊。」一句話觸動我所有的暗傷，我只好假裝堅強，兀自強撐著微笑以對。

佛曰前世五百次回眸，才換得今生一次擦肩而過，那麼我們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，繼而牽手一生，又是怎樣的一種修行呢？不是她捨不得我，而是我也捨不得她。

三十多年來輕輕淺淺的日子，在生活中磨出平平淡淡的滋味，我們一起走過，直到歲月老了，而深情猶在，在生命交會的過程中，彼此依靠太久，所以忽略了即便是至愛，終歸也是過客，最多只能陪走一程。我知道當大樹上的落葉飄下時，它總是毫不眷戀揮別枝頭與樹幹，可是人生太難。有一天，我們都將各自奔向孤獨旅程，那麼是否該趁此機會練習分離？

整整七年，為了照顧我，老妻已累到不成人形，進出醫院次數，恐怕與我不相上下，因此我不再堅持苟延殘喘，往後不再接受任何侵入性治療，當死神來臨那天，我打算乖乖俯首就擒，我已體驗到老病的困境遠比死亡本身更可怕，所以決定拒當生命的延畢生。

天可憐見，如果我手還能動的話，我多想為老妻輕輕拭擦臉上的淚水。我知道她常背著我哭泣，不管是嚶嚶啜泣，或者嚎啕大哭，是不忍見我被病魔折騰得體無完膚？抑是這沒日沒夜無止盡的照顧生涯讓她疲憊不堪？不得而知。因為我的病，我們彼此都成了囚徒，我被困在病床上，而她被困在我的病痛裡。我想讓她知道，我一直很珍惜她，即使是她的每一顆眼淚。

如果我腳還能動的話，那麼，我想陪著老妻到我們初識的烏山頭水庫重遊。我們認真工作，有了經濟基礎後，就一直往國外開拓視野，從前她曾多次提及台南古都及寶島環島行，都被我一一否決，以為來日方長，誰知再沒有機會了。人生百年，歲月遊走匆匆，足以蒼老一尊容顏，淡化一些記憶，但在我心目中，她永遠是烏山頭水庫畔的露營少女，清新可人的倩影鮮明如昨。

如果我口語還清晰的話，我真心想告訴老妻，往後若是面對沒有我相伴的寒暑，千萬不要太過哀傷。切莫因為一段完結而悲泣，要為曾經發生的美好而微笑。「擇一城終老，遇一人白首。」我們都做到了，還有什麼好遺憾？若是能看淡生老病死、世事滄桑，內心自然安然無恙。年少時，朝朝暮暮的山盟海誓，我們曾經擁有，也一起走到白髮蒼蒼的暮年，夕陽下相依相扶，是我們不離不棄的身影，那就夠了。有緣共享人生悲歡，除了滿心感恩，還是感恩。

如果老天允許我可以自行選擇辭世方式，我想效法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那樣的悄然離去，不必驚動太多人。高齡八十的他，有一天興致勃勃應邀參加學生婚禮，在與眾人開懷暢飲之後，大師累了，默默離席，找個安靜角落躺下休息，隔日清晨，賓客酒醒，發現他已由小睡片刻進入長眠狀態，大師謝幕方式果然與眾不同。我久病多年，從當初怨天尤人的心不甘情不願，到現在我自認擁有朝聞道、夕死可矣的樂天知命，我不會再畏懼死亡，也許那是一種解脫，是老天恩賜我最好的安排。

如果，如果我還能開口唱歌，我將扯破喉嚨飆高音，再唱一曲《思想起》，在老月琴的淒美音符中，唱盡人生顛沛流離的苦楚，往事如煙，不復可尋，一輩子太短，一不小心就快走到盡頭，但回憶很長，點點滴滴注滿心頭……。

最終，我還是「一二三木頭人！」這個遊戲的大贏家。